

人是铁 饭是钢

原名《大厨》

张旸 作品

一个厨子，一段人生，一个年代。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人是铁 饭是钢

张畅 作品

一个厨子，一段人生，一个年代。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序

《人是铁饭是钢》这部戏的原名其实本来叫《大厨》。

它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特定历史环境里的故事。关于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里的种种事情，今天的80后、90后们是很难想象的。

这是一个关于吃的故事，或者说，一切故事的发生皆源于吃。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吃，也常常是个问题。之所以是个问题，在于人们往往为去哪儿吃，吃什么而纠结，因为可选择的餐馆和菜系太多。常常一个新饭馆开张，人涌车流立马蜂拥而至，风头一过，便又茫然。而五十年前则完全不同。那时下馆子简直是件比今天买个大牌包包还要奢侈的动作。因此，今天来讲述和演绎那时的故事就尤其显得意义不同。也可以说，作者希望借助这个故事唤起公众关于吃的集体回忆。这个回忆对于今天的人们如何珍惜餐桌上的食物无疑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大厨的本事是讲究各种食材的搭配，为食客料理出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但最牛的大厨应该还不只这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牛大厨的本事在于能够在缺材少料的情况下，烹调出不一样的味道，从而稳稳控制着食客们的食欲。在满足别人口福的同时，这厨师的命运也就不由自主地沉浮起落。于是，就有了这个关于大厨的传奇。

民以食为天。为了满足肚子的要求，一切都显得是那么合理。即便有不合理之处，也都是可以理解的。按照马斯洛的理论，吃是人类最基本最本能的需求，围绕着吃，诞生了太多的悲剧、喜剧甚至是闹剧。今天回过头去看，除了辛酸，还会带给人们很多的感悟。

其实，食物匮乏的年代也有某种好处，人们的追求很单一，也很容易满足，大多数人过的亦很快乐。倒是今天一些衣食无忧的人，往往会有迷失的困惑。究其源，实际是与内心信仰相关。

《大厨》的作者张旸也许并无意去探求吃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但他们显然是希望以自己的文字为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奉上一道精神大餐。从根本上说，作家和厨师实属具有

同一种功能的职业。饥饿年代里人们的饥不择食成就了不少人。货品琳琅满目、出版物汗牛充栋的时代，人们普遍存在选择性困难，无论厨师还是作家都面临着更多挑战。好在饭总是要吃，书总是要读。《大厨》虽不属于燕翅鲍，但其营养成分未必不高。对于还在抱怨不知吃什么好的读者来说，很值得开卷品尝。

许建海（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

2011年10月

人是铁 饭是钢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1 Page	第一章	厂里来了一头猪
015 Page	第二章	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029 Page	第三章	一条猪尾巴
041 Page	第四章	一切为了吃
051 Page	第五章	什么也比不上粮票
061 Page	第六章	宣传队和领导调研
067 Page	第七章	爱情的难题
083 Page	第八章	阴差阳错
099 Page	第九章	错点鸳鸯谱
113 Page	第十章	形势紧张
123 Page	第十一章	多事之年
135 Page	第十二章	“文革”风波
143 Page	第十三章	新婚也是愁
155 Page	第十四章	继父难当
169 Page	第十五章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C O N T E N T S

181	Page	第十六章	风水轮流转
189	Page	第十七章	痛失幼子
195	Page	第十八章	闹离婚分分合合
207	Page	第十九章	“孙悟空”制伏外宾的胃
221	Page	第二十章	知恩图报
229	Page	第二十一章	风波又起
239	Page	第二十二章	崔大可的婚外情
251	Page	第二十三章	下海开饭店
257	Page	第二十四章	又开“得胜钢”
263	Page	第二十五章	崔大可上当受骗
275	Page	第二十六章	“就想来”饭店
289	Page	第二十七章	又入骗局
301	Page	第二十八章	彼得也是骗子
315	Page	第二十九章	经济大改革
327	Page	第三十章	吃的记忆
344	Page		后记

厂里来了一头猪

下了班，30出头的美艳寡妇梁拉娣脱下工作服，换上一条剪裁合体的裙子，扭着臀部去食堂开职工大会，经过车间时，照例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一个只顾着看她的工人一个不小心被机器轧伤了手，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有人立刻调笑道：“拉娣，你太厉害了，又一个因你而受伤啊。”

梁拉娣不耐烦地说：“活该！关我屁事！”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众人哈哈大笑起来。

厂党委召集全厂职工去食堂开会，是为了一头猪。

这是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一头猪，这是多久没有见过的东西了，当然要召开全体职工大会。

梁拉娣走进食堂的时候，代理厂长刘峰已经坐在了临时拼成的台上，他的身边坐着厂里的其他几位领导。

梁拉娣坐了下来，有些无聊地四处望着。又有不少职工陆续走进食堂。那个最会吹嘘拍马的食堂主任崔大可坐在主席台边上，正在跟周围的干部们热情地打着招呼。一抬头，他脸上的笑意立刻变成了毫不掩饰的不屑与厌恶，梁拉娣就知道，他是看到南易了。

转过头，果然看见了正在找空位的南易。他显然刚刚在他那个用大汽油桶改装的浴桶里洗完澡，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找到了空位，他仔细看了看，俯身用嘴吹了吹凳子上的浮土，这才坐下。

梁拉娣也忍不住笑了一声。

台上，刘峰和几位领导交换一下眼神，然后清清嗓子，激动地说：“同志们，下面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厂上半年提前、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在总厂的大会战中表现出色，总厂决定，给予咱们分厂重大奖励——一口二百七十五点三斤的肥猪！”

话音刚落，全场立刻沸腾了，台下的职工纷纷起立，一时掌声雷动，欢呼声震天。巴

掌拍得最响、喊得最欢的，又是崔大可。他一边鼓着掌，一边用脚踢了踢站在台下的食堂厨子刘明敢，压低声音吩咐道：“放音乐！放音乐！”

刘明敢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咕哝着：“噢噢噢，放音乐……”跑了开去。

台下，只有南易一个人仍然稳稳地坐着，歪着头，抄着手，跷着腿，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包烟，划火柴，点上，看着四周兴奋的工人，一脸的不屑。

旁边有人拉了拉他，问：“南易，你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呢？一头猪，一头猪啊！”

南易侧过头说：“不就一头猪吗，至于吗？”

“谁不至于，你也应该至于啊，谁不知道你南易的这张嘴啊……”

南易打断他：“别说猪了，就算是头牛，也得好好弄才能吃，要是瞎煮乱炖的，一只鸡也白费。”

那人被南易说愣了，半晌没吭声。

第二天一大早，厂区里的大喇叭就响起了音乐和欢庆的锣鼓声。一群孩子欢快地奔跑着，嘴里嚷着：“猪来了！猪来了！”梁拉娣的两个儿子大毛和二毛也在里面。孩子们的前面，一辆小卡车缓缓地前行着，卡车后面的拖板上装着一头身披红花的肥猪。光着膀子的锣鼓队在小卡车边上奏着乐，崔大可在一旁卖力地指挥着。二毛跑得快，摔了一跤。大毛过去把他拉起来。二毛顾不上疼，淌着哈喇子继续跟着往前跑。

正在数钱的女干部探头往窗外看了一眼，说：“听说今天猪来了，还要游街呢！”

南易在一旁等着女干部发工资，听她这么问，有点不耐烦：“关我什么事？”

女干部嘿嘿一笑：“你不想吃肉啊？”说完又转头向窗外看了看。

“再想也得看怎么炖吧，又不能现在就下去生吃。”南易伸手在女干部面前晃了晃，“我说同志，请专心本职工作！能先把我工资给我再看热闹吗？”

女干部皱着眉头说：“急什么呀，又少不了你的。”说着，把钱塞给了南易。看到窗外二毛那一脸的馋相，又低声嘀咕了一句：“这梁拉娣家的孩子怎么饿得跟土狗似的……”

南易接过钱点着数儿，听她这么说，也往窗外瞅了一眼。

这时，财务科和隔壁行政科之间的门“咚”地响了一声，众人吓了一跳。南易走了过去，侧着耳朵听了听。

隔壁行政科的科长老刘又把来要补助的梁拉娣堵在了门上想占点儿便宜，那一声“咚”就是这么发出来的。梁拉娣又不敢得罪他，只能虚与委蛇着：“刘科长，你今天就给批了行吗？全厂谁不知道我是最困难的，一个女的带四个孩子……”边说边楚楚可怜地盯着老刘，心里却已经把他骂了几百遍。

在梁拉娣妖媚眼神逼视下，老刘终于还是顶不住投降了，点点头。

梁拉娣忙趁势拉着老刘到桌边按在椅子上，指着桌上的补助报告，说：“那你就签个字呗！”

老刘拿起钢笔，在报告上签了“同意”。

梁拉娣高兴了：“真是个爽快人。我给你倒水去。”说完拿起桌上的水杯。

望着梁拉娣的背影，老刘又按捺不住，从背后上去，一把抱住梁拉娣。梁拉娣一点都不怵，故意手一抖，把开水倒在他的手上。他“哎呀”一声，撒开了搂着梁拉娣的手。

梁拉娣假惺惺地说：“哎呀，没事吧，你看你，正给你倒水呢，你还不老实，烫着了吧。”

南易在这个时候推开了门，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地问：“这儿发生什么事了？”

老刘一见南易，赶紧跳到一边，摆摆手说：“没事，什么事都没有。”

梁拉娣顺手拿起老刘批的补助报告，看着南易挤了一下眼睛，也说：“没什么事，老刘倒水烫着手了。”梁拉娣拿着报告，“刘科长，谢谢啦，我走了。”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

老刘点起烟，狠狠地抽了一大口，骂道：“破鞋！就知道要补助！”

南易拍拍老刘肩膀，说：“消消气，再接再厉。”

老刘眼一斜：“你什么意思？”

南易耸耸肩，退出门外，径直往林场的方向去找老班吃饭去了。

市里的一家老字号饭馆内，南易和林场的护林人老班这对忘年交坐在窗边的位置上，不紧不忙地吃着菜，喝着酒。

“南易，你就真铁了心不出手？”吃了几口菜，老班说道，“崔大可已经托人跟我打听，问我能不能杀，我说我不行，我这胳膊……”他抬起微微发抖的右胳膊摇了摇，“我跟他们说你们找南易，他能杀！”

南易笑道：“你这不是难为崔大可吗。他找谁也找不到我头上啊。”

“嘿，听说有人向刘峰推荐你来杀猪，崔大可暴跳如雷，说你是被他赶出食堂的混混，刘峰也就没再问了。”老班摇头，“不过，你信我，这可是一头整猪啊！杀猪、会餐，这么大的事，到最后他们肯定得找到你头上！他们不找你，能找谁呀？这猪，方圆百十里，除了我会杀，就只有你了。会餐，他崔大可知道什么叫会餐么！这孙子这回总算犯到你手里了，你得好好整整他。”

南易喝了口酒，说：“我不跟他一般见识。我的观点，不掺和！我又不指多吃他们一口，再说就我们厂那食堂，就算是有肉，做出来还不是糟蹋东西。猪谁爱杀谁杀，谁爱做谁做，跟我没关系。”

“行了吧，跟我你还装什么？咬着牙说懒得做，实际上比谁都着急，我还不了解你？”

南易“嘿嘿”一笑，没接话。

老班意味深长地说：“要是通过这事儿能重回食堂，也是个好机会啊。”

南易干了一口酒，叹道：“是啊……”

两人边吃边喝，吃完了，南易打开随身带来的饭盒，把剩的菜装进饭盒里，然后点上一支牡丹牌香烟，扬手招呼服务员结账。

服务员跑了过来，殷勤地问道：“您吃好了？今天的菜味道怎么样？”

南易说：“嗯，不错，肝尖挺新鲜。不过，蒜末稍微多了一点。也谈不上好坏，我个人口味。大概因为蒜不是今天新剥的，所以多加了点吧。”

服务员奇道：“这您都吃出来了？”

南易笑道：“这你就是骂我了，新不新鲜、放多放少我都吃不出来，不辜负你们厨子的手艺么？多少钱？”

“是是是，您真是美食家啊……十五块二。谢谢。”

南易掏钱递过去，苦笑道：“这年月谈什么美食，还‘家’啊！”

服务员往厨房那边看了一眼，问出了大家一直好奇的问题：“您这么会吃，我们后厨都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都特别想知道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南易耸耸肩说：“我做什么工作跟吃一点关系也没有，南方话，不搭界！”说完，和老班一起走出了饭馆。

老班笑道：“得！下趟馆子半个月工资又没了。”

南易潇洒地说：“管它呢，今朝有酒今朝醉！食堂里那猪食，能少吃一餐是一餐吧。”

回到厂区宿舍，南易提着饭盒来找梁拉娣拿请她改尺寸的衣服。梁拉娣正送媒人赵大姐从屋里出来。见到南易，赵大姐话里有话地说：“南师傅，又来啦？”南易懒得搭理她。赵大姐翻着白眼走了。

南易说：“赵媒婆又给你张罗呢？”

梁拉娣叹口气：“寡妇门前……你当是非怎么多的？这门坎儿不整天就是让人踩的吗？来，进屋吧，你的活都做好了，都在屋里呢。”

南易跟着梁拉娣进屋，屋里昏暗拥挤，乱成一团。梁拉娣的小儿子在床上爬着，手指头含在嘴里。屋里有股尿布味儿。南易捏捏鼻子，直皱眉头。

梁拉娣从屋角的铁丝上摘下一件衬衫，弯下身子在床上打理，对南易说：“南师傅，

我家老四的推车轮子坏了，缺滚珠，你能不能帮着找一个？还有，厨房油毡烂了，又有点漏雨，仓库里有剩的油毡吗？给我弄点儿。”

梁拉娣的衣服前面有些松垮，双乳若隐若现，南易不自觉地往梁拉娣的衣服里瞅着，梁拉娣意识到了，抬头看一眼南易，笑着说：“看什么哪？没见过啊？我平常还跟别人说，人家南师傅就是跟你们不一样，特有风度，想不到也是表面文章啊……”

南易被说了一个大红脸，支支吾吾不知道接什么话。

梁拉娣理好了衬衫，见他那副样子，笑着说：“来试试吧。肩和领口我稍微给你缩了一点，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她凑到南易身前，帮他脱下衣服，又穿上衬衫。南易刚才被梁拉娣一说，此时有点扭捏。

梁拉娣见状，故意逗南易：“别绷着，放松点儿，我帮你试衣服呢，就跟我要占你便宜似的，瞧你这有贼心没贼胆的样儿！”说完妩媚地笑了。

南易看着拉娣妩媚的样子，颇有几分尴尬。

梁拉娣左右看了看，说：“还挺合适的。对了，你的那件外套也改好了，你试试，肯定特别好看，料子真好。”她打开柜子，找那件给南易改的中式外套，却没找到。“哪儿去了？我明明记得叠好放在柜子里了。”

这时，梁拉娣的老三秀儿进了屋，一身电影里的地主老财的打扮，戴着瓜皮帽，嘴上画着胡子，手里拄着根木棍当文明棍，身上披着的正是那件梁拉娣遍寻不着的南易的新中式外套。

南易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梁拉娣也急了，冲过去便打。秀儿撒腿就跑，跑得太急滑了一跤，摔在泥水里。梁拉娣扯下秀儿身上的衣服，一个劲儿地跟南易道歉：“真对不起啊，我马上就给你洗干净，熨好给你送过去……”

南易没好气儿地摆了摆手，说：“算了……”他想走，又想起自己的饭盒，忙回到屋里，只见秀儿和老四正在解他装饭盒的网兜，饭盒盖已经开了一条缝，里面的菜汤流了出来，弄了满手。

南易大喝一声，一把抢过饭盒，夺门而逃。

梁拉娣进了屋，秀儿问：“妈，他饭盒里是什么呀？这么香！”梁拉娣看着自己的孩子抽着鼻子闻味的样子，心里一阵难过。

第二天一大早，崔大可就给刘峰送去了一张单子，上面是他拟出的这次分猪肉需要照顾的人的名单：科级领导，一人半斤；厂级领导，一人一斤；单位的各关系户，一人一斤；厂长二斤。

看着看着，刘峰的眉头皱了起来：“这么多人？这猪还没宰呢，大半扇就已经分了。这

要让群众知道了，还不炸了？”

崔大可压低声音说：“当然不能让群众知道啦。这都是必给的，已经是最精简的了。不瞒您说，这猪，个个都盯着呢，哪个不想分到点，怎么分都是得罪人的事儿。”

刘峰想了想，说：“我的不要了，我带个头，我不要，就都没话说了。”

崔大可忙摇头：“那不行，那不行，没您，哪来这口猪啊？猪毛也见不着啊！要我说，分二十斤别人都没话说。”

刘峰叹口气：“这个特权要传出去，非让人骂死。”

“不会传出去的。这份绝密文件，你过目之后，我待会儿就烧了。嘿嘿，秘密都在这儿呢！”崔大可指指心窝。

刘峰还是摇头：“这样不合适。”

崔大可继续劝道：“求您了，刘厂长，咱们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和大锅沾边儿的人，都得吃上，要不予情于理说不过去啊。吃肉是小，肉后面的大是大非，咱们不能判断失误。”

刘峰无奈：“这样吧，该分的人，每人减半，剩下的大部分猪肉都留给食堂，给广大职工改善伙食。”

崔大可喜道：“您真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啊。”

刘峰一笑：“少拍马屁。杀猪的找好了吗？”

“现成的！”崔大可把自己的胸脯拍得咚咚响。

刘峰不太相信地问：“你会杀猪？”

崔大可点头，用手比划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既然在刘峰面前夸下海口说会杀猪，崔大可便说杀就杀了。消息一传出来，厂里的人们就从各车间里纷纷涌向食堂看热闹。刘明敢早就听了崔大可的差遣，堵着大门不让人进。

刘峰和几个领导也来了。刘峰对刘明敢说：“让大伙进来吧，难得杀回猪，别乱就行。你去叫保卫科的来一下，维持一下秩序。”

厂长发了话，大家都涌了进去，刘明敢也没敢再拦。没多久，食堂的院子里就挤满了人，连房顶、墙头上都站上了人，食堂的厨子和保卫科的干部们维持着秩序。

食堂后院中间留出了一块空场。空场边是猪圈，那头众人瞩目的猪在静静地吃着饲料。另一边，是后厨的后门。大家的目光都在注视着后门，等待崔大可出来。

而崔大可此刻正在后厨里，让厨子杨小东给他磨刀。他自己则在磨刀石前紧张地比比划划，做出各种手势和动作，脑门上全是汗，衬衫背后洒湿了一大片。

杨小东双手捧着刀来到崔大可身边：“主任，刀。”

崔大可点点头，深呼吸，长吐气，问：“磨好了？”

杨小东擦擦头上的汗，说：“都磨五回了。”

崔大可说：“很好！”然后把衬衫脱了，光着大膀子，端起一碗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一把抄起杨小东手里的刀，冲出后厨。

见到崔大可提着刀从后厨冲出来，院内一片欢呼声。

提着刀，站在空场的崔大可有点犯蒙，许久才招呼刘明敢和杨小东过来，对他们说：“你俩帮我按住猪。”

三人走向猪圈。刘明敢打开猪圈门。

在场的人都停止了议论，屏息观看。

猪圈里，那头肥猪依旧默默地吃着饲料，对三人无动于衷。三人围着猪，不知道该怎么做下手。刘峰在一边看着，觉得有点不对劲，侧头问身边的一个科长：“崔大可以前杀过猪吗？”

“没见过。”

“没见过，还是没杀过？”

“不知道。”

刘峰不放心地看向崔大可，额头冒出了冷汗。

崔大可连着冲刘明敢和杨小东使了好几次眼色，这两人才笨手笨脚地去拉猪。那头大肥猪这才不老实地挣扎起来。三人弄了一身猪屎，却依旧没抓住猪，反而让猪从敞开着猪圈门跑了出去。

三人手忙脚乱地在院子里对四处乱窜的猪围追堵截，又上来几个好事者也一块帮忙，闹了好半天，才终于连围带抓地将乱蹬乱叫的大肥猪按倒在地。

崔大可大喝一声，举着刀冲着猪脖子捅了下去。哪知刘明敢被崔大可的一声大喝吓了一跳，浑身一颤，手上略松了些劲。这一松，让那头大猪挣扎了起来，一跃而起，杨小东被掀翻在地，崔大可自己也被绊得失去了平衡，他手上那把被磨了五次的杀猪刀擦着猪脖子过去，只划破了点儿猪皮，正好捅在了刘明敢的大腿上。

“啊——”刘明敢一声惨叫，崔大可惊呆了，在场的人一片哗然。

而那头被刀划伤的肥猪受了惊，嗷嗷地叫着，噌噌噌地冲出了食堂大门。

场面一片大乱。

那头受了惊的猪淌着血在厂区里乱窜，沿着一条小道，跑到了仓库的院子，钻进了一堆建筑材料里。南易正坐在院子里喝着茶看报纸，没有注意到那头猪。

一帮工人顺着血迹跟着冲进院子里来。南易吓了一跳，蹿起来，大喊道：“干吗？！干吗？！你们要干吗这是？抢劫啊？暴动啊？”

来人喊着：“猪跑进来了！猪呢？那头猪呢？”

南易骂道：“什么猪？你们脑子饿出毛病了吧？这儿是仓库，不是食堂。找猪去食堂找去！去去去！都出去！”他轰起了人，“全都发癔症了吧，我一直在院子里坐着，一头活猪跑进来我能看不见？出去！都出去！没看见大门上的字吗？仓库重地，闲人免进！出去！”

崔大可领着一帮人也冲进院子，劈头就问南易猪跑哪儿去了。

南易骂道：“有毛病啊，找猪去猪圈找去，这儿是仓库！我是管仓库的！”崔大可不信，两人吵了起来。正闹得不可开交，南易一低头，发现地下有血迹，不禁一愣，让众人闪开，然后顺着地上的血迹，来到了建筑材料边，往里一看，笑了。

南易指着建筑材料笑道：“嘿，这儿呢，钻里面去了。”说完坐回小板凳上喝茶，看热闹。

崔大可等人一拥而上，围着建筑材料蹲上爬下，对着那头猪千呼万唤，一会儿劝，一会儿骂，又拿砖头扔，又拿树枝捅，那头猪就是不出来。

这时，刘峰也赶来了，问崔大可：“找到了吗？”

崔大可点头：“就在里面，不出来。”

刘峰说：“想想办法，给弄出来呀！”

崔大可叹了口气，招呼众人搬动建筑材料：“兄弟们，搬吧！”

一直在一旁看笑话的南易突然大喝一声：“谁都别动！”他站起来，对被吓了一跳的众人说，“干吗？想搞破坏啊，谁允许你们搬了！”

崔大可大声吼道：“废话！猪在里面。”

“猪在里面，你们就随便搬啊！猪要跑到天安门里，你还把紫禁城给拆了？”

崔大可大喝：“反动！这哪跟哪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刘峰看了看南易，皱着眉问：“你是……”

南易回答：“我是仓库管理员南易。”

刘峰点点头，说：“我是厂长刘峰，让他们先搬吧，搬开了的材料，待会让他们再归位。这也是特殊情况。”

南易摇头笑道：“是，情况是够特殊的，那也不必这么劳师动众吧。”他从一人手里拿过根木棍，来到建筑材料边，蹲下来，冲着躲在里面的猪一阵“唠唠唠”地叫，不一会儿，那头让人头疼的猪摇头摆尾地出来了。

食堂几个人过来，拿着一只大网，要把猪罩住拖走。南易一看，拦住他们，说：“行了，

别折腾猪了。我给你们赶回去吧。”他一路小吆喝着，把猪赶出仓库院子。

乱糟糟的场面总算告一段落了。

崔大可跟着刘峰回到办公室，刘峰生气地猛拍桌子，骂道：“崔大可同志！你太不像话了！从来没杀过猪，还非说自己会杀猪！充什么大个儿！现在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还伤了人！幸亏是捅在腿上！要是捅到身上，还不出人命了！”

崔大可在一旁低着头不语，脸色难看：“厂长，我错了，我深刻检讨！”

刘峰还是一肚子气：“检讨有个什么用！本来一件大好事，被你弄成一个笑话了！传到外面，丢不丢人啊！你先回去吧！写个检查，等候处理。”

崔大可垂头丧气地站起来，往门口走去。

刘峰突然想起了什么，又叫住崔大可，问：“今天那个赶猪的，是怎么回事？”

崔大可这下来劲儿了，说：“那人啊……别提了，一身毛病。封建地主加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祖辈是宫里做饭太监。好吃懒做，贪图享受，吃、喝、玩、乐无所不能，满脑子资产阶级的享乐观。那人净爱耍嘴皮子，说风凉话，仗着自己的手艺不错，谁也看不上，专跟领导作对，能把人气死。后来，自己知道在食堂混不下去，去看仓库了。”

“什么叫在食堂混不下去了？”

“以前他是食堂的厨子。”

刘峰想了想，说：“行了，你走吧。”看着崔大可走出办公室，刘峰叹了口气。这时，他的秘书张干事进来提醒吃饭时间到了。刘峰按了按太阳穴，跟张干事一起去食堂吃饭。

刘峰吃着饭，若有所思，突然问张干事：“你觉不觉得咱们食堂的饭很难吃？”

张干事摸不透领导的意思，含糊地点点头。

刘峰却当他是认真的，说：“你也有同感？我是南方人，还以为你们北方做饭就这个味儿呢。我来北方上大学，算是被你们北方的饭菜给折腾坏了，基本上可以说两个字，绝望！当然，这几年也不分啥南方、北方了，‘吃饱’已经和‘好吃’是同义词了。”

张干事陪着笑道：“是是，跟您南方比起来……”

刘峰继续说：“不过，我到咱们厂才发现，我以前在其他地方吃的北方饭菜还算是不错的。我在想，这头猪杀了，虽然有不少肉，可如果没有做好，不就糟蹋了么。你说是不是？”

张干事答道：“可不么！这几天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呢，好多人都说，这么好的机会，可别因为食堂厨子们水平不高给废了，那天现场会我就想提，后来……”

刘峰想了想，说：“对了，那天你提到的那个南易，就是管仓库的那个南易吧？”

张干事点头：“是，南易，南方的南，容易的易。”

刘峰重复了一遍“南易”的名字，说：“名字很奇怪。到底是个什么人？”

张干事回答：“听说他师父以前是旗人，是宫里御厨，他之前是咱们食堂的一把手，美食家，做的一手好菜，后来因为和崔主任不和，离开食堂，去仓库当管理员了。”

刘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吃过饭，他就直奔仓库去了。他的目的很明确——让南易重新回去当厨子。

可是，南易却给刘峰碰了个不大不小的软钉子。刘峰垂头丧气地从仓库出来的时候，不少人都看出来他的脸色不太好看。

晚上，南易去看老班，把刘峰找他的事情说了。

老班听完，哈哈大笑道：“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会来找你的，没错吧。”

南易摇头道：“被我一口回绝了。把我当破鞋呀？想穿就穿，想扔就扔？哼哼，我可不是梁拉娣！”

老班呵呵笑道：“听说你下了班没事儿给工人们讲做饭的门道，听得人家口水都流下来了，吊着人的胃口啊？你这不是诱着人请你南易回去吗？”又问，“说起梁拉娣……哎，你都三十了，为什么不结婚？”

南易看了看老班，喝了口酒，仰起了头，长叹一口气说：“兹事体大，说来话长……总结起来，用句俗语吧，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逍遥自在！”

老班不以为然道：“我还以为有什么高论呢！”

南易接着说：“再说，我这个人打小被人照顾惯了，没什么照顾人的习惯，现在新社会讲男女平等，咱可招架不住。再往深说一点，我这个人对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色、声、香、味、触，望闻问切，哪一样都马虎不得，我们厂里上上下下的，我也不是没盘点过，没有一个能入我法眼的啊……这就是私下一说，可别传出去啊。”

老班笑道：“呸！我看你跟拉娣那个小寡妇就常来常往，眉来眼去的。”

南易辩解道：“没有！这话可不能乱说。我是有时候找她做做衣服，改改衣服，她裁缝的手艺还不错。”

老班一脸严肃地说：“你可别犯糊涂，哪天折她手里！那可真是远近闻名啊！”

南易连连摇头：“不会！我又不缺心眼儿，就算我惦记她，那四个小崽子也受不了啊！”

老班又笑了起来，问：“你到底想不想女人？不是问你这儿，是问你这儿！”他先指着南易的头，然后本想指南易的下面，觉得不妥，改成指着南易的心口。

南易被问住了，憋了半天，说：“也想！”

老班乐了：“我给你说个对象吧。”

南易瞪大眼睛问：“你？一大老头子，怎么为老不尊干起这事来了？”

“怎么说话哪！怎么为老不尊，这闺女不是外人，是我表妹的闺女，刚从护士学校毕业，长得漂亮，性格也好。你先别拒绝，哪天见见。”老班说着从包里拿出张照片递给南易。

南易接过照片，一看，咽咽口水，点点头，觉着不妥，又摇摇头，支支吾吾地说：“那……见见也无妨吧……”

“对了，崔大可可在食堂门口贴了张会餐的菜单，你看到了吗？”老班问。

南易笑了：“会餐？等他们先找到会杀猪的人再说吧！”

贴出菜单还没超过十个小时，它就被扯下了布告栏，此刻正躺在刘峰办公室的桌上。刘峰的手指重重地点着菜单，生气地问他面前的崔大可：“这就是你们拉的会餐菜单？”

崔大可摸不透领导的意思，硬着头皮回答：“是啊！我知道，还有待改进……草稿，征求意见……”

刘峰又指着还留有脚印的破烂的菜单，说：“看见没有，意见反馈回来了！这就是群众的意见！”

崔大可一脸委屈。

刘峰接着说：“我去找了一趟你们说的那个南易，这家伙架子还挺大，说对会餐没兴趣。”

崔大可听刘峰这么说，有些急了：“您还真去找他啦？他就是那么个驴脾气，拉着不走，赶着倒退，蹬鼻子上脸的主儿，我甚至怀疑，群众就是被他挑动的，用不着搭理他！”

刘峰点头道：“我也懒得搭理他！”

崔大可想了想，叹道：“不过，目前的情况，完全不理，好像还真不行。”他见刘峰一脸的不解，解释道，“那个林场老班，杀不了猪了，他手坏了。”

刘峰一听也急了：“那怎么办？会餐的时间都宣布了，张干事已经通知了各个方面、兄弟单位，鼓乐队都开始排练了，我刚才还托人跟市里电影公司的打了招呼，专门请了电影放映队，会餐之后放映最新国产彩色故事片。没杀猪的，吃活猪啊？！”

崔大可摇头叹道：“林场的老班给咱推荐了人，南易。”

刘峰皱起了眉头：“怎么又是南易？！他还会杀猪？”

崔大可说：“我也是头回听说。南易和老班这俩是哥们儿，那南易不是好吃吗，自然灾害之前，老班到处给人杀猪宰羊的时候，就老带着南易，杀完猪，南易就顺手给人家露点做菜的手艺混顿酒，混口饭，就这么着跟着老班顺带学会了杀猪！”